

★ 边关风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台风往事

■本期观察 熊晨曦

军校毕业选填志愿那会儿,父亲建议:“去海军吧,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作为一名地道的内陆小伙儿,看海,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令我没想到的是,来到有海的城市,迎接我的不仅有大海,还有从未经历过的台风。

第一次直面台风,是在军舰上。上军校时参加航海实习,船快到宁波,却因一场台风无法停靠码头,只能打道回青岛港。

一路上,风浪越来越大。深夜,海浪翻涌的声响、晕船的不适让人难以入睡。舰艇机电班的四级军士长段玉银特意来舱室看望我们。不知谁问了句:“班长,你以前遇到过台风吗?”

这句话打开了段班长的话匣子。“这点风浪算啥,更大的我都经历过。”他说,以前航行途中遇上台风只能绕道走,风浪会将船吹得左摇右晃,“横摇都能达到十几度,晃起来人站在船一侧,顺势就能滑向另一侧。”

“军舰遇到台风,舱内一切都得固定好。别说物资,连人都得‘加固’好。”段班长说,风浪大时,人躺在床上,为了避免摔伤,必须把自己绑在床板上;遇上值班,有些战士干脆把自己绑在岗位上……

段班长还告诉我们,码头有个防台风的港湾,遇上台风,地方渔船也会在港湾里躲避台风。

一次台风过境之前,舰艇回到港湾避风,港池内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警报解除后,看着数百条渔船成群结队驶出港湾的壮观景象,他不禁心潮澎湃……听着段班长的讲述,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想象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画面,晕船症状也减轻不少。

去年,台风“山竹”来袭,战友们正在修剪办公楼附近的树木。

休息间隙,分队长位林拿着手机,神情焦急地输入短信。我走上前,询问一番才得知,他和未婚妻原本打算在国庆节期间举行婚礼,这突如其来的台风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计划赶不上变化快……风来了,不知何时能走。已经9月中旬了,连机票都不知道改签到哪天去。”位林一脸苦笑。那边,未婚妻独自一人忙前忙后,心中还挂念着抗击台风的位林;这边,位林也只能怀着愧疚的心情,安慰远方的她:“一切都好,别担心……”

一周后,台风过境,位林带着分队战友将营区仔细清理了一番,这才匆匆踏上返乡的飞机。令人暖心的是,他们并没有错过约定的婚期——台风不期而至,爱却不会失约。

前不久,老班长梅冰友特意申请了一套临时队家属房,只等许久未见的妻儿回家。得知消息,战友们主动帮梅冰友整理房间,添置用具……

今年上半年,各项工作繁忙,加上承担带教新学员任务,作为专业骨干教官的梅冰友,不能休假回家。3岁多的儿子望着视频里的梅冰友,总是躲到妈妈怀里,哭着说,他不是我爸爸……

辛酸伴着愧疚,个中滋味,梅冰友只能咽进肚里。团聚,成为他和妻子最大的期盼。可盼着盼着,台风“木恩”来了,希望再次化为泡影……“风雨会过去,聚少离多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一家人心在一起,生活每天都充满阳光。”看着妻子发来的短信,梅冰友的眼眶湿润了。

有关台风的记忆,也并非只有遗憾。大三那年夏天,我随队到汕尾海训。台风将至的那个傍晚,天黑得很早,吃完晚饭走回宿舍的路上,风大得推着人走。

回到宿舍,气氛格外沉闷——同室的两名战友早上闹了别扭,整整一天处于“冷战”状态。正当我们三人坐在床上刷着手机时,平日宿舍里的“活宝”张文诚推开门探出半个脑袋:“猜我带来了什么?”

一进门,张文诚从身后掏出一盒“三国杀”。“我特意去超市买的,差点就被风刮跑喽……”说话间,他将大家拉到了一块儿,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两位室友的扭捏神情。

“台风和桌游是绝配。”张文诚狡黠一笑说。随着纸牌游戏的进行,宿舍的气氛变得融洽起来。窗外的疾风骤雨,伴着我们的笑声,真的很配!

就在台风“木恩”过境前,我收到了张文诚的短信:“听说台风快到海南了?”我哈哈一笑:“今天去超市采购,发现物资被抢空了,粮食没够。”

“你记得把被子收了。上次台风季,你的被子被吹跑了,可是和我挤了两天。”我正准备回复,他的信息又来了:“好想再和你们一起打桌游啊!”我咧嘴笑了,双眼却是一阵温热……

(作者系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大队政治工作处干事)

边关记忆·边防军人的“无言战友”

★★★

哨所在山界。山的这边是我们的国土,山的那边是邻国。哨所里有位“特殊士兵”也叫“山界”。“山界”是个兵。有一天,它也会变成山界。

——编者

远方的“山界”

■蒋德红

“山界”是军犬,档案上写着:“山界,男,9月8日出生,性格温顺,德国牧羊犬系……”

“山界”所在的北部战区陆军维东哨所驻守在长白山天池西坡,海拔2197米,属于原始森林带。

方圆百里无人烟,每年冰雪期长达7个月,昼夜温差20多摄氏度……哨所没有通长明电,靠光伏电站供电;没有自来水,冬天一到,要刨冰取水,哨所也就成了“雪海孤岛”。

“山界”成了一个兵

“山界”是在两岁时列入哨所的。“山界”刚来哨所的那几天,每天疯了般地沿着哨所通往天池的路狂奔。

跑累了,就对着山外狂吼;叫累了,就耷拉着头,慢慢地走回来。”当兵13年的四级军士长赵岩说,战友们当时没管“山界”,任凭他在山野里撒野、狂吠。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进入哨所后的必经阶段,“山界”和他们一样,都在想外面的世界。

经历过进哨初期的狂躁,“山界”慢慢学会了安静。它会静静地跟着官兵们,在山坳里跑步,静静地看着官兵们在阳光下打篮球,静静地跟着官兵们站在哨位上望向山外的远方。

官兵们集合站队,“山界”站在队列后面;官兵们喊起口号,“山界”也会跟着低吼;官兵们参加政治学习,“山界”安静地趴在地上。

官兵们整装待发准备执勤巡逻时,“山界”自行起身,站到队伍最前面,和大家一起参与巡逻。

每次巡逻,“山界”并非“放风”一般地兴高采烈,而是安静地跟着官兵执行任务,神情肃穆,仿佛也懂得守防的艰辛、士兵的担当……

“山界”,成了一个兵。

孤寂的真诚

夕阳西下的时候,哨所的士兵们会坐在山坡上望着远方,想着自己的心事。他们发现“山界”也会对着山外独自发呆,然后吼叫几声,听听回声儿,悻悻地走回营区。大家怕“山界”孤独,从山下找来一只叫“排骨”的犬,陪着“山界”。

平日,只要是穿军装,或是跟着官兵进哨所的人,“山界”从不对他们吠叫。多数时候,它都静静地趴在哨所楼下的平台上,即使有人呼唤它的名字,它也只是



韩邦鑫绘

欠欠身,晃晃尾巴。

2010年的冬天,雪下得很大,山下给养送不上来,米面没了,副食没了,战备干粮也被官兵吃得所剩无几,“山界”却没饿着。大家把舍不得吃的鸡蛋悄悄留下来,隔三岔五分给“山界”吃。

那段时间,山里的乌鸦也来抢食物。赵岩说,哨所周围有很多乌鸦,一群群地落在房上,一只乌鸦站在“山界”跟前,“山界”去扑它,乌鸦就贴着地飞走。

见“山界”追不上,那只乌鸦又折回来。气急了的“山界”,猛地蹿出去追乌鸦。房上的乌鸦见“山界”离开了,一窝蜂飞下来吃“山界”的食物。

看着这一幕,赵岩和战友们又气又笑。

赵岩把“山界”叫到楼前台阶上,抚摸着“山界”的头说:“傻孩子,你被几只乌鸦欺负了都不知道哩。”赵岩捡起

地上的小石子,对着“山界”一边画图一边讲解……不管“山界”能否听得懂,他都像教一个新兵那般细心而真诚。

只想守着哨和山

“山界”不是第一次这样听人唠叨。平常,官兵们有了烦心事和高兴事,都会把“山界”叫到身旁倾诉。谁家来了信,就在“山界”的眼前晃晃,然后一字一句读信给它听。谁家寄来了特产,也一定会有“山界”的一份。

老兵离别的时候,都会和“山界”合张影,或是坐在山坡上和它说一晚心里话……老兵不舍“山界”,“山界”更舍不得老兵。

老兵退伍时会把军功章和大红花戴上,向哨所致敬,向大山致敬。在哨所这样的地方,军犬很难立功

受奖。事实上,“山界”从没有立功受奖,还挨过批评。

一次,战士崔林推着一车物资到库房,推车陷入土坑进退不得。一位游客碰巧遇到,小跑着前来帮忙。哪知,坐在房檐下的“山界”,“嗖”地从台阶上跃至营院中心,又一下跨过营区栅栏,直奔游客而去。要不是崔林放下推车拦住“山界”,它说不定就会扑上来。

“山界”一定是以为,那位游客去抢崔林的推车,才有了这样的举动。”赵岩说。那次,“山界”被崔林“训”了一顿。

那年开春,驻地移动公司在距哨所不远的山上建设信号发射塔,靠发电机供电维持。经协商,发电的工作交给哨所,由移动公司提供发电用柴油。

第二年4月初,一场大雪封住进山的路。移动公司给哨所送油的皮卡车,被困在离哨所2公里外的路口。无奈,他们只好把大油桶卸下来,让战士每天提着小油桶到路口倒油,等到“雪小油少”时再把大油桶搬回哨所。

那天,车走了,哨所的兵回去了,“山界”却独自留了下来,守着大油桶。

最听赵岩话的“山界”,这次没有听赵岩的。三天时间,雪断断续续下着,“山界”就这样静静地趴在油桶边上。赵岩每天给“山界”送饭时,总看到“山界”身上落着一层雪花。

一茬茬新兵来了,一茬茬老兵走了,“山界”也成了老边防。退伍回家的老兵们写信或者打电话回哨所,总忘不了问问“山界”的情况。

对老兵来说,“山界”就是遥远的牵挂。

有一种不舍

“山界”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他12岁,是哨所最老的老兵了。

夕阳西下,赵岩和新兵张昭坐在山坡上,他说:“连长说,‘山界’不太舒服,要送它下山治病。”

“那,‘山界’还会回来吗?”

……

听说“山界”要随连队给养车下山,战友们都自觉地围上来站成一排,送别“山界”。“山界”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在哨所10年,它每年都会送老兵离开哨所……这一回,“山界”说啥也不肯上山。

赵岩蹲下来,抱着“山界”,把“山界”的头深深地埋进自己的脖间说:“你生病了,等你治好病,我们再接你回来。”

那天,大家连推带抱,才把“山界”送上车。发动机响时,蹲在后排的“山

界”突然起身,用力地扒着车门玻璃,双眼痴痴地望着大家。

大家也痴痴地望着载着“山界”的勇士车消失在道路尽头。在心眼儿里,他们并不希望与“山界”就此告别。

几小时后,司机突然打来电话说“山界”丢了。原来,车行至半路,“山界”不停地吼叫着,还用尽力地扒车门。

这时,司机放缓了车速。哪知,它一下顶开车门,“嗖”的一声跳下车,消失在树林里。

“它会回来的。”赵岩着急了,撒下这一句就出了门。战友们怔怔地站在电话机旁,相对无言。“山界”下车的地方,离哨所至少150公里……

一天过去了,“山界”没回来;两天过去了,“山界”没回来;三天过去了,“山界”还没回来……两个星期过去了,“山界”依旧杳无音信。

静静地陪伴

那段日子,大家从来不想提起“山界”。不想提,是因为不能提。

——有时外出巡逻,大家会特意查看有没有“山界”留下的脚印,还会不经意地走一遍哨所旁边的路。大家还在哨位上增设一只望远镜,眺望“山界”离开的方向。

——有时参加训练,大家拼了命一般地在山上训练,叫着吼着呐喊着,声音回荡山谷间,盼着“山界”能听到。一天晚上,新兵张昭突然惊呼:“‘山界’回来了!”熟睡的官兵惊得坐起来:“在哪儿?”虚惊一场,原来是张昭梦见“山界”了。

“山界”还真的回来了!一天中午,正在执勤的张昭远远地看到巡逻路的尽头,一个小黑点在移动。

“‘山界’?‘山界’!”张昭大声叫着——“‘山界’回来了!”

大家疯了一般地跑过去,“山界”也颤颤巍巍地向官兵们跑来。

赵岩哭了,他把“山界”抱在怀里仔细端详,这才看到,它骨瘦如柴,双眼通红,眼睛里似乎蒙上一层白膜,浑浊不清。

“山界”的眼睛受伤了。至今,大家都不知道“山界”是怎么回来的。连队经过商议,决定不再送“山界”下山了,让“山界”永远和战友们在一起。

后来的日子,“山界”依旧每天上岗,依旧站在哨兵的身旁,依旧端端正正地望着山外……它很平静,是因为守护着哨所,也守护着战友。

因为,它,已变成山界。



海拔3600多米的南疆高原首次种植桃树喜结果实——一树桃花盛开喀喇昆仑

“吃桃子啦!红彤彤的高原油桃!”盛夏时节,南疆军区某综合仓库上士翟军提着一筐刚摘下的油桃,快步跑出温棚,与战友分享丰收的喜悦。

望着一个个晶莹剔透的油桃,翟军和战友乐得合不拢嘴。经过一年多的技术攻关,几株桃树在海拔3600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结出香甜的果实。

南疆军区所辖部队常年驻守帕米尔、喀喇昆仑、阿里高原一线,驻地环境艰苦,生活保障难,吃新鲜果蔬难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边防官兵。2002年5月,上级在喀喇昆仑高原建起温室大棚,成立生产生活保障中心。由于高原冻土层厚,土壤贫瘠、碱性大,且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短,建设初期只能种植出不足10种果蔬。

一场“种植革命”在座座高原军营展开。种植员们结合高原气候特点,改良土质、打井开渠,探索出“穴盘育苗”“棚中棚保温”“银灰色棚膜种植”等种植方法,陆续在“生命禁区”种出近40种蔬菜。

官兵们餐桌上的绿色蔬菜多了,但水果供应难题仍未彻底解决。

“高原运输时间长,水果的运输损耗率大,难以满足边防军人的水果定量标准。”南疆军区保障部军需营房助理员李炎告诉记者,边防一线的水果种植自主供应模式,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和经济效能,对现行的社会化保障和直配配送是很好的补充。

蔬菜能种好,果树也能种好。两年前,翟军在探亲返回途中,接到了上级下达“试种果树”的通知。他在山下购买了几株油桃树苗,用棉被包裹着,一路抱上了山,第二天一大早便精心栽种在温室大棚里。

保暖、施肥、剪枝、授粉……翟军将“棚中棚保温”等蔬菜种植技术创新性地运用到果树种植上,并汲取以往的失败教训,经过两年的精心培育,几棵桃树不仅奇迹般存活了下来,还顺利开花结果。

“果树扎根高原温室,这是一个好消息。”南疆军区保障部领导说,下一步,他们还将进行苹果、梨等各类果树种植试验,进一步丰富边防餐桌。

徐俊、陈绍辉、本报特约记者张强摄影报道



镜头里的边关

★ 边关速递

边防训练不受天气影响——

北疆有了新型训练大棚

■于俊楠

“新型简易训练大棚建成后,绝大多数的共同课目,都可以全天候在室内组织实施,大家的训练热情更加高涨……”

年初以来,北部战区陆军展开的寒区边防一线营连简易训练大棚建设试点成效明显。参与试点的3个规格不同的新型训练大棚,为部队科学施训提供了支持,官兵参与训练不再受天气影响。

北部战区下辖边防部队大多位于严寒地区,个别地区冬季气温低至-40℃。为了确保训练时间落实,去年8月,北部战区保障部根据不同地域环境,遴选天候环境恶劣、建设需求突出的3个营连,展开建设试点。

大棚主要通过火墙取暖,加设太阳能板辅助供暖。大棚内设训练考核区、文体教育区、附属保障区等功能分区,能够满足共同基础、专业技能课目训练,具备健身竞技、文娱教育等功能,还可结合训练监察需要,搭载远程视频监控,实现模块化分区、网络覆盖管理。

通过近半年的测试,大棚基本能够满足官兵正常训练,有效解决了边防一线营连实战化训练展开难、质量效益低难题。

目前,战区陆军正进一步修改完善建设方案,并结合北部战区陆军边防部队后装保障建设规划,力争在今年内完成所有边防一线营连新型训练大棚建设。